

蚌埠古今

垓下遗址：遥远的回响

□徐琦文/图

公元前203年8月，荥阳战事之后，楚汉以魏国所修建的运河鸿沟为界，划分天下。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锦夜行”的项王，终于可以暂时放下剑弩，卸甲东归，继续回到江东做他的西楚霸王。怎料楚河汉界的城下和议墨迹未干，就被刘邦一手撕毁，汉王调转战马挥戈东下，原来以为中场休息的项羽，始料未及，已是疲惫之兵的楚军，只好枕戈以待，楚汉战争的下半场，再次拉开了血雨腥风的帷幕。

怀着归乡情思的楚国大军，且退且战，节节败走。

公元前203年11月，楚军被一路堵截只好沿着鸿沟退到陈县，陈县曾为楚国旧都，是楚国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，项羽欲在此阻止汉军东进的步伐。陈县之战最终决定了胶着的战局走向，已是强弩之末的项羽被刘邦、彭越、韩信三路大军以合围之势逼退到垓下。

公元前202年1月，项羽退守至垓下准备与汉军决战。垓下，一望无际的原野上，前无关隘险阻可阻挡，后无兵驰援，号称十万的楚军，此时已是粮草不济，兵力疲乏。

两千二百年前，那个肃杀的冬夜，项羽走出垓下的军中幕帐。猎猎寒风吹皱的楚军旌旗，高耸在垓下厚厚的夯土城墙上，项王的目光掠过荒芜的旷野。夜幕降临，黑暗里无边的垓下城，像是横卧在荒原中的一只孤狼，黑暗如古井的茫茫原野，死亡般寂静。从汉营那边传来的楚调，穿过荆棘丛生的荒野，如诉如泣仿佛暗夜里的浪涛，潮水般席卷而来的楚歌，吹乱了项羽的心。

楚汉垓下决战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：“韩信乃从齐往，刘贾军从春（今安徽寿县）并行，屠城父（今属安徽亳州市）至垓下。大司马周殷叛楚，以舒屠六（今安徽舒城、六安），举九江兵，随刘贾、彭越皆会垓下。汉军从北、西、南三个方向围聚垓下，这就是楚汉决战前夜的军事形势图。

十面埋伏的隆冬之夜，寒气逼人，十万楚军被汉王和诸侯的三十万大军三面合围，刘邦布下四面楚歌的心理战，击溃了楚霸王貌似坚强的。在《史记》集解里，东汉末年著名学者应劭说“楚歌者，谓鸡鸣歌也。”解析楚歌是歌唱天亮的民歌。天没有亮，月高风黑的午夜，项羽就带着八百骑兵逃离垓下。

二



垓下遗址。



垓下非遗址体验馆。



鸟雕马石雕。

十七岁时，张爱玲写下短篇小说《霸王别姬》。那时正值年华豆蔻，文字纤巧，还没写到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虱子”，一眼阅尽人世的别致韵味；小说情节铺呈平叙，多赖于少女心思细腻的臆想，细节别无惊艳之处。少年初见的张爱玲，就倾注心情于凄怨的人间离欢，已是心智老成。

小说家格非看京剧《霸王别姬》，说戏词温婉有味。入夜，楚音四野合围；虞姬出帐，念白而上：“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，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。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，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”，帅帐内，楚霸王项羽几杯温酒和衣酣睡，冷风萧瑟，月色如水，虞姬一影斜立，满目悲秋。“轻移步”与“猛抬头”，一轻一论之间，如弦弓满月，寒刃出鞘，一声剖白，凄凄长吟，早已销魂。

一阵大风掠过荒原，吹卷起项王的幕帐，烛光摇曳里的虞姬凝望着西楚霸王的身影。英雄为美人落泪，性情刚烈暴躁的楚霸王，在英雄末路的最后的黑夜里，露出了一抹似水的儿女柔情，霸王别姬成了楚汉战火烽烟中的一袭凄婉长吟。乱世红颜，注定是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情殇，不然何其显出悲壮。在摇曳的烛光里，虞姬还与她的项王，数遍吟唱了那首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最后骊歌。在即将到来的黎明里，当楚汉的晨光还没有照

亮凛冽寒风中的旷野，昨夜里还在翩然起舞的虞姬，这时已添了垓下战场荒野里的一丘新冢。

后代史学家不止一人诟病太史公，钱锺书《管锥篇》引周亮工话说，虞姬之死应是太史公“以笔造化，代为传神。”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以史笔写天地之心，起承转合处还是露出小说家的文学笔意。历史学家面对史料匮乏时，脑海里应该也是一片茫然，常为搜集轶文轶事伤透脑筋，在无法找出实录时，只好张开想象翅膀填补空白。为了制造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塑造人物个性，有时候甚至要用移花接木之法，用丰满的细节抵达历史的真实。

楚霸王与虞姬的故事，太深入人心，千百年的风雨过后，依然纷纷扬扬如落在肩头的飞雪。

李清照落笔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的时候，是建炎三年（1129）的夏天，她与赵明诚出江宁正往江西方向逃亡，船至乌江，家国离散山河破碎的风景，易安居士心境悲凉。年初，赵明诚还在江宁知府任上，御营统治安官亦叛乱，身为一城之首的赵长官却弃城逃跑，这让李清照深感羞愧。“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显然意有所指。

唐人杜牧题《乌江亭》说“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”。两百年后，北宋王安石的《叠题乌江亭》，“江东子弟虽在，肯与君王卷土来”隔空直接怼回去。宋熙宁四年（1036年）苏东坡出颍州沿淮水顺流而下至濠州，在阴陵虞姬衣冠冢留下《虞姬墓》的诗句：“帐下佳人拭泪痕，门前壮士气如云，仓黄不负君王意，只有虞姬与郑君。”诗意简淡，意境寻常，文章大家的诗词，也不是每一篇都写得漂亮，还是易安居士的五言绝句，直入人心，如饮烈酒。

司马迁在《项羽本纪》里，介绍虞姬时有这样的描述：“有美人虞姬，常幸从；骏马名骓，常骑之”；美人与骏马，都是寥寥七个字，极简。太史公笔墨爽利，并无渲染。史学家钱穆读到此处，有感言：“临终慷慨，此情此义亦可长留人间，获后世之同情矣。此亦一成功，非失败。”话说中的中庸。

读史亦是窥人心，识人性。楚汉相争历经五年。五年的时间让出身于市井闲汉的刘邦成为汉高祖，出身贵族的项羽却羞于见家乡父老乌江自刎，身首异处。照搬成王败寇的历史论调显得十分生硬，刘邦成为开国皇帝，却无法摆脱无赖的市井传说，项羽的乌江一刎终于演绎成名流千古的悲情英雄。

《史记》里，司马迁记下了汉王与楚霸王的两阙歌词，刘邦的《大风歌》和项羽别姬的《垓下歌》。两阙帝王之歌，一个悲凄，一个气壮山河，一阙是胜利的凯歌，一阙是死亡前的告别。一曲罢罢，汉王与项羽都“泣数行下”，对照读之，心涌悲怆。

垓下之战是楚汉战争的终点，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，开启了汉王朝四百年基业。

三

固镇县濠城镇东北方向10公里外的灵璧县韦集镇龙岗村，因为处于楚汉古战场遗址的发现的位置，近年将村名改称为“垓下村”。垓下古战场的范围以垓下为中心，到现在的灵璧、固镇、五河、泗县等县交界处的广阔地域，在其各县志里都有垓下之战的记载。

此时的垓下村不见古战场，只有阡陌田园。

二月的细雨里，村前的田洼边，细

霸王别姬雕塑。



投稿邮箱：
4034444@126.com

触景生情

无柳不清明

□张锦凯

一幅中国水墨画卷徐徐展开，有烟雨，有梨花，有杨柳，这就是清明的意境。雨，是清明的泪，它汇成思念的河；梨花，清淡而素雅，细雨霏霏梨花白，山水天地之间，一片清明；依依柳枝，与雨相伴，且听风吟，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无柳不清明。

一场清明雨过后，春光明媚，燕语莺声柳色新。河岸边的柳树抽出碧绿的细枝，春风把柳叶裁剪得细细的，千条垂下来，一丝丝柔嫩纤柔，好似歌曲的五线谱。风起，垂柳飘逸，撩拨着碧波盈盈的河水，奏出动人的旋律。一池春水碧玉天，不知是河水滋润柳树，还是柳枝浸染河水，那翡翠般的绿色，绿得让人心旷神怡。青青柳枝，带着柔美的诗意，与烟雨、梨花一起融进了清明的时光，或前程似锦，或惜别留恋，或慎终追远。

清明时节，柳树枝叶茂盛，颜色翠绿，给人以春天的气息，充满生命的活力，寓意前程似锦，象征事业顺利。春柳虽已在诗词里飘拂了几千年，但每每吟诵，依旧年年柳色新，植根在历史长河的两岸。品读杜甫的诗：“侵陵雪色还萱草，漏泄春光有柳条。”萱草恢复了绿色，柳枝泄露了春光，万物生长，天地清明。唐代诗人来鹄在《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》中写到：“几宿春山逐陆郎，清明时节好烟光。”烟光，即指柳色。柳絮如烟的柳林，再加上袅袅炊烟，柳枝便若隐若现，阳光照耀，更是如烟似雾，春光暖人心。清明，垂柳婆娑，鸟语花香，山水如画，踏青赏柳正当时，而且大概人人都会吟诗一首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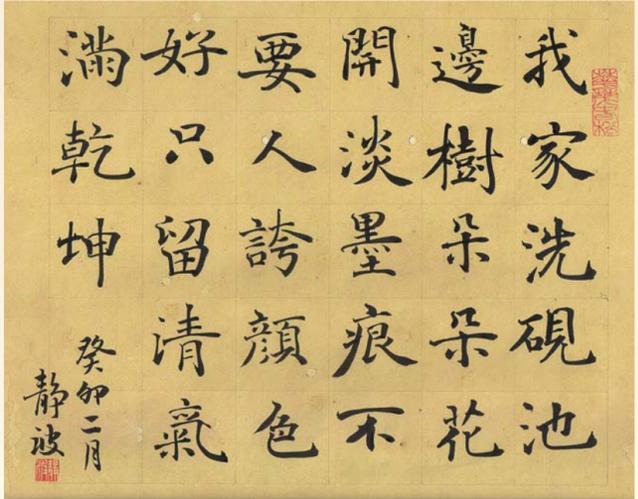
“柳阴直。烟里丝丝弄碧。隋堤上、曾见几番，拂水飘绵送行色。”独行于隋堤上的柳枝间，北宋婉约派词人周邦彦“登临望故国”，依然叹道：“长亭路，去年去岁，应折柔条过千尺。”其实，折柳寄情的中国式浪漫已从古都西安流传了千年：唐朝时，人们出长安东门送别亲友，到灞桥后止步，折下桥头柳枝相赠，一枝灞桥柳，道不尽离别愁。清明时节，一段段刻骨铭心的



惜别场景在柳色诗意中呈现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“春风知别苦，不遣柳条青”“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”“楼前绿暗分携路，一丝柳、一寸柔情”。清明折柳相送，这是古人的浪漫，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，我们只需会意其中的韵味，管住自己的手，留下一个绿意盎然的春天；无柳不成春，无柳不清明，劝君莫折枝，留得春色满人间。

柳树的生命力极强，有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说法，死而复生的故事更是引发了第一场绵延至今的清明祭奠。相传，春秋战国时，介子推追随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列国，曾割下股肉给重耳充饥。重耳复国当上晋文公以后，介子推便偕母隐居山林。晋文公为了感恩，烧山逼他出来受封。介子推不肯，和老母一起被活活烧死在一棵老柳树下。次年，晋文公率群臣祭拜介子推，见坟前死柳复活，千条嫩丝随风轻拂，便赐老柳树为“清明柳”，并用柳枝编了一个圈戴在头上，以示缅怀。“故园肠断处，日夜柳条新”，挂在柳枝上的清明，祭奠先祖，慎终追远，牵动着我们绵长的思念……

柳笛悠扬，声声入耳，涤荡人心，人清明，心也清明，或许这就是清明的一种意境：无柳不清明。



书法 乔静波 作